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史記

(三)

司馬遷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史記

(三)

司馬遷著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史記

卷七

項羽本紀第七

項羽起爭雄一朝假號西楚竟未踐天子之位而身首別離斯亦不可稱本紀宜降為世家

項籍者下相人也相縣其水下流又因置縣故名下相也縣名屬臨淮案應劭云相水名出沛國沛國有

十里秦縣項胡字羽按序傳初起時年廿四其季父項梁之次故叔云伯仲叔季兄弟梁父即楚將

項燕反籍秦昔反為秦將王翦所戮者也秋同而始皇本紀云項燕自殺不同者蓋燕為王翦所圍逼而自殺

故不同也項氏世世為楚將封於項志云今陳州項城縣屬汝南項子國括地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

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

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捕錄也故漢史制獄有逮捕及為櫟陽縣所逮乃請斬

蘇林曰斬音機縣屬沛國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斬獄掾曹咎取書與司馬欣抵歸已止也

章昭曰抵至也謂梁嘗被櫟陽縣逮捕梁乃請斬獄掾曹咎取書與司馬欣抵歸已止也項梁殺入與籍避仇於吳中吳

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嘗為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

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

蓋其流曲折莊子所謂制河即其水也制折聲相近

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

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

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

文云扛橫關對舉也音江說

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

徐氏云

其九月會稽守

曰爾時未言太守

音狩漢書

通謂梁曰

案楚漢春秋曰會稽假

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

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爲人所制

謂先舉兵能制得人後則爲人所制

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

張晏云項羽殺宋義

時桓楚爲羽使懷王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劍居

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問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

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

此不定數也自百已下一府中

皆慴伏

說文云慴失氣也慴音之涉反

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

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爲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

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徇下縣

奇曰徇略也如淳曰

廣陵人召

平於是爲陳王徇廣陵

揚州

未能下

下胡嫁反以

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

兆反召平從廣陵渡京口

拜梁爲楚王上柱國

應劭曰上柱國上卿官若今相國也

曰江東已定急引

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

下邳後復分屬廣陵

服之曰下胡嫁反彼自歸服曰下如字讀他皆倣此東陽縣名屬廣陵括地志云東陽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七十里秦東陽縣城也在淮水南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

故東陽令史吏曰丞史楚漢春秋云東陽獄史陳嬰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

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為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為王

異軍蒼頭特起軍兵卒之號戰國策魏有蒼頭二十萬蒼頭謂士卒卑卑若赤眉青領以相別也如淳曰魏

特起猶言新起也按為蒼頭軍特起欲立陳嬰為王王嬰母不許嬰稱王言天下方亂未知瞻烏所止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

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人墓在潘旌潘旌是

邑聚之名後嬰乃不敢為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六人不可我倚名

族亡秦必矣於是眾從其言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地因以為號如淳曰言當

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此自更有蒲將軍按布姓英皆縣之後後以罪被黥故改姓黥以應相者之

言章昭云蒲姓也是英布與蒲將軍二人共以兵屬項梁也故服虔以為英布起蒲非也按黥布初起於

江湖間凡六七萬人軍下邳薛徙此故曰下邳按有上邳故曰下邳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為楚王駢案

陳涉世家曰秦嘉廣陵人文軍彭城東括地志云徐州彭城縣古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

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鄧展

曰今胡陵屬山陽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

漢章帝改曰胡陸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

至栗縣名在沛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

定公括地志云故薛城古薛侯國也在徐州滕國縣界黃帝之所封也左傳薛之祖奚仲居薛爲夏車正後爲孟嘗君田文封邑也 **襄城**襄城縣許州 **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阮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

亦起沛往焉居鄆人范增范增是故集國夏桀所奔荷悅漢紀云范增阜陵人 **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

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當應敗也當音如字 **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

楚南公曰士識廢興之數知亡秦者必於楚漢書藝文志云南方老人也南公十三篇六國時人在陰陽家流楚雖三

戶亡秦必楚也大姓昭屈景也二說皆非按左氏以昇楚師於三月杜預註云今丹水縣北三月亭則是

地名不疑按服虔云三戶漳水津也孟康云津峽名也在鄆西三十里括地志云潯漳水又東經葛

公亭北經三戶峽爲三戶津在相州潯陽縣界然則南公辨陰陽識廢興之數知秦亡必於三月故出此

降章邯秦遂亡是南公之善識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蠶起之將

如淳曰蠶起猶言蠶午也衆蠶飛起交橫若午言其多也凡物交橫爲午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

言蠶之起交橫屯聚也故劉向傳註云蜂午雜沓也鄭玄云一縱一橫爲午

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子爲反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

曰此時二世從民所望也證爲號者順民望陳嬰爲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

之二年六月盱台今楚 **項梁自號爲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亢父**亢父故城在兗州任城縣南五十一里

與齊田榮司馬龍且余反子 **軍救東阿**南二十五里括地志云東阿故城在濟州東阿縣西 **大破秦軍於東阿田**

榮卽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間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爲

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音促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

田間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爲與國之王音如淳曰相與交善爲與國也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

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張晏曰若市買相貿易以利也梁救榮難猶不用命梁念殺假等榮未

可輔假以伐齊故曰市貿易也音灼曰假故齊王建之弟欲令楚殺之又以爲己利而楚保全不殺以齊遂

買其計故曰市也音昭云市利於齊也劉氏亦云市猶要也留田假而不殺欲以要脅田榮也齊遂

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地理志云城陽屬濟陰郡古郕伯國姬姓在州東九十一里

王封季弟載于鄆其後遷于城之陽故曰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之國別志云濮陽屬濟陰郡古郕伯國姬姓在州東八十六里濮陽縣也東即此縣也古吳

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從濮陽南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雒丘雒丘今汴州

杞國武王封禹後於杞號東樓公二十一世簡公爲楚所滅此城也大破秦軍斬李由由李斯子也還攻外黃外黃之地在雍丘縣東張

晏曰魏郡有內黃縣故加外也臣瓚曰縣有黃溝故名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

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

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音顯張晏曰顯名也高陵縣名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

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

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

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音應劭曰碭屬梁國蘇林曰碭音唐括地志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

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爲王。陳餘爲將。張耳爲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閒圍鉅鹿。姓張名秦將也。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應劭曰恐敵抄輜重故築牆垣如街巷也。陳餘爲將。將卒數

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肝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

之以呂臣爲司徒。以其父呂青爲令尹。應劭曰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時立楚之後故置官司皆如楚舊

以沛公爲碭郡長。蘇林曰長如郡守也。封爲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

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悅

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徐廣曰一作慶。子冠軍

軍。文穎曰卿子時人相褒尊之辭猶言公子也。上將故言冠。行至安陽。傳寬傳云從攻安陽扛里

古以爲今。相州安陽縣。按此兵猶未渡河。不應卽至相州安陽。今檢後魏書地形志云。已氏有安陽城。改

已氏爲楚邱。今宋州楚邱西北四十里有安陽故城是也。魏書地志云安陽縣相州所理縣七國時魏

寧新中邑。秦昭王拔魏寧新中。更名安陽。張耳傳云。章邯軍鉅鹿南。築甬道。持三日糧。河餉王離。項羽數絕邯甬

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圍鉅鹿。下又云。渡河滿船。持三日糧。按從滑州白馬津齋三

日糧。不至相州。明此渡河相州漳河也。宋義遣其子襄相齊。送之至無鹽。卽今鄆州之東。宿城是也。若依

曲由宋州安陽順義向鉅鹿。道不能數絕。章邯甬道及持三日糧。至也。均之二。留四十六日不進。項

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

可以破蟻。蝱搏音搏。章昭云。蝱大在外。蝱小在內。故顏師古言以大力伐秦。而不可以救趙也。張晏云

其內蠶喻方欲滅秦不可與章邯卽戰也鄒氏博音附今按言蠶之搏牛本不擬破其上之蟻蠶以言志在大不在小也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敵不勝則我

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鬪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

猛如虎很如羊何慤反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東平郡之縣在

今鄆州飲酒高會韋昭曰皆召尊爵故云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

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徐廣曰芋一作牛牛五升器也項羽曰士卒食蔬菜以菽雜牛之軍

無見糧胡練反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敵夫以秦之彊攻

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敵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

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謂使其子相齊是徇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卽其

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憎服莫敢枝梧淳曰梧

音梧枝梧猶枝撐也項曰小柱爲枝邪柱爲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

今屋梧邪柱是也梧音梧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爲上將軍命也

假上將軍命也未得懷王徐廣曰二世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

卒二萬渡河漳水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餓燒廬舍持三日糧以

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秦將也虜王離涉

聞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

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惴音惴。秦漢書音於是已破秦軍。項羽

召見諸侯將。諸侯將入轅門。轅音張晏曰。軍行以車爲轅。相向爲門。故曰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

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灼曰。地名。在鉅鹿南。項羽軍漳南。俗名柳河。在邢州平鄉縣南。注水經

云。漳水一名大漳水。有澠水之目也。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

日。事總言之。外門爲司馬門也。宮垣之內。兵衛所在。四面皆有司馬主武。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

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音奏。走。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爲者。今戰能

勝。高必疾妒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遣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阮

馬服。章昭云。趙奢子括也。代號馬服。崔浩云。馬服趙官名。言服武事。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

數千里。服虔云。金城縣所治。蘇林曰。竟斬陽周。寧州羅川縣。在州東南七十里。漢陽周縣。括地志云。何者。功

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

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郤。

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

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此諸侯謂關東諸侯也。何以知然。文穎曰。關東爲從。關西爲橫。高誘曰。關東地形從長。蘇秦相六國號爲合從。關西地形橫長。

張儀相秦。壞關東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僇乎。公羊傳云。加之使與秦合。號曰連橫。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僇乎。鈇質。何休云。要斬之。郭註三着云。實斬人。權也。又。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候。張晏曰。候。軍候。官名。始成其名。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

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西三十里。服虔曰。漳水津也。張晏曰。三戶地名。在梁淇西南。孟康曰。津。峽名也。在鄢

故事云。王俊伐鄢。前至梁。孟康云。在鄢西四十里。又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

闕。十三州志云。鄢北五十里。梁期故縣也。字又不同。又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

上。徐廣曰。在鄢西。汙水出懷州河內縣北。大行山。又云。故鄢城在河內縣西北二十七里。古鄢國地也。左

傳云。鄢晉應。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

洹水南。殷虛上。今安陽縣北。去朝歌殷都一百五十里。然則此殷虛。非朝歌也。汲冢古文曰。盤庚遷於此。

汲冢曰。殷虛南去鄢三十里。是舊殷虛。然則朝歌非盤庚所遷者。按釋例云。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

北至長樂。入清水。是也。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北。冢曰。殷虛南去鄢州三十里。是殷虛南。舊地名。號

爲前行。到新安。東一十三里。漢新安縣城也。卽坑秦卒處。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

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

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卽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

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尙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

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元年十一月。徐廣曰。漢行。略定秦地。函谷關。

有兵守關不得入。

關文穎曰時關在弘農縣衙山嶺今移在河南穀城縣括地志云函谷關在陝州桃林

縣西南十二里秦函谷關也關記云西去長安四百餘里路在谷中故以爲名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於

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爲相

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爲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孟康曰

七里舊大道北下阪口名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

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

羽季父也名鱗字伯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

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子爲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

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奈何張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曰鯀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

地可盡王也故聽之鯀音淺鯀小人貌也鯀曰楚漢春秋鯀姓也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

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

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

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卽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

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

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卽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集解）如淳曰：亞，次也。尊敬之次。父猶管仲爲仲父。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集解）項羽從弟。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卽帶劍擁盾入軍門。（集解）擁，紆拱反。盾，食允反。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集解）直江反。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集解）昌，昌反。瞋，目張也。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集解）眦，自賜反。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集解）啗，徒覽反。凡以食饌，人則去聲，自食則上聲。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

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徐廣曰：一本無都字。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漢書作紀通通紀成之子，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桎杻，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如淳曰：脫身逃還其軍。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徐廣曰：唉，烏來反。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徐廣曰：東函谷。

南武關關西散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

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張晏曰沐猴猶猴也言猴不任久項王

聞之烹說者云說者是蔡生漢書云是韓生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為義帝項王欲

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服虔曰兵初起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

露於野蒲北反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

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為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蘇林曰講和也服虔云

作構解蘇林云構和也是構之與講俱訓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

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以正月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梁州所理縣也而三分關

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邱昭曰孟康曰縣名今槐里是也章

廢之故曰廢邱括地志云大邱故城一名廢邱古城在雍州始平縣長史欣者故為櫟陽獄掾嘗有

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為塞王安東名桃林塞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

城蘇林曰櫟音藥括地志云櫟陽故城一名萬年立董翳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文穎曰上

城在雍州櫟陽東北二十五里秦獻公之城櫟陽即此也

以董翳為翟王更名為翟翳按今鄜州有高徒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邱申陽者廣曰一

云瑕邱公也服虔曰瑕邱縣屬山陽申姓陽名文穎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為河

南王都雒陽括地志云洛陽故城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即成周城也輿地志云

旁水而加雒雒水得土而流土得雒水而柔故除雒以加水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鄭伯突入于櫟杜預云櫟鄭別都今河

南陽翟縣是也地理志云陽翟將司馬印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印為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為代

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為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括地志云邢州城本漢襄國縣秦置

改曰襄國立張耳為常山王理信都地理志云故邢侯國也帝王世紀云邢侯為紂三當陽君黥布為楚

將常冠軍故立布為九江王都六括地志云故六城在壽州安豐縣南百三十二里本鄱君吳芮率

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邾邾縣章昭曰邾音蒲河反初吳芮為鄱令故號曰鄱君今

婆說文云邾音誅括地志云故邾城在黃州黃岡縣東南二義帝柱國共敖音恭將兵擊南郡功多因

立敖為臨江王都江陵案漢書音義曰本南郡改為臨江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曰都無終燕將

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為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徐廣曰都即墨按高祖及田儋傳云

十里古齊地本漢舊縣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為齊王都臨菑按高祖及田儋傳云

側其反括地志云青州臨菑縣地即古臨菑地也一名齊城古營邱之地所封齊之都也少昊時故秦所

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為濟北王都博陽濟北在

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案地理志云成安縣在潁川郡屬豫州陳餘棄將印去不從

縣在潁川郡屬豫州

陳餘棄將印去不從